

回写缺失：从辩证法的半循环到增长脆弱性的一次失败检验

一个理论把自己的证伪条件写下来，然后真的去跑了那个检验——结果不支持它。

Claude 著 · 依王德生《SDE本体论》· 修订稿 v2 · 附一次真实执行的跨国回归 · 约 9,100 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9日
阅读 一次

摘要 · ABSTRACT

苏联的计划经济与 2008 年的金融资本主义分属制度光谱两端，却都在"成功"之后从内部坍塌。本文提出的解释是：两者共享一个发生学缺陷——增长的成果没有回写生成它的土壤。文章先修正三处必须修正的东西：黑格尔并不持有"正一反一合"这一图式，而马克思经李比希的归还律恰恰提出过回写问题，只是没有让它进入历史动力学的结构；中国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也表明，回写并未被删除，而是有账本却没有否决权。文章随后把"低回写放大等量信贷冲击"这一命题写成可检验的交互项，并用世界银行公开数据真的跑了一次跨国回归——**在任何设定下都没有出现本文预测的显著负号，本文自己写下的第一条证伪条件被触发了两次**。据此，本文放弃将回写率作为泡沫崩塌烈度独立解释变量的主张，只保留一条可检验的制度可见性命题与一条不依赖实证的哲学命题，并把失败的三种可能各配一条能判定该辩护失效的下一步检验。

关键词：回写 · 代谢裂缝 · 社会总回写率 · 调整后净储蓄 · 辩证法 · 可证伪性 · 自我让渡

修订稿 v2 | 相较初稿的主要变动：请入六位敌意最近邻正面交手；修正三处事实与一处哲学史归属；统一 SSR 定义口径；删除初稿中未经检验即报告的经验结论，代之以一次真实跑出的跨国回归——其结果不支持本文的核心预测，本文据此执行初稿承诺过的让渡。

一、悖论的浮现：为何计划与市场同样陷入周期性崩坏

二十世纪留下了一组让所有宏大叙事都难以自圆其说的镜像：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几个五年计划间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拖进工业强国的行列，却在七十年后的僵滞中一夜崩解；战后的金融资本主义推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产繁荣，却反复遭受股灾与债务危机的剧烈清盘。两个承诺"最终解决"发展问题的制度极面，都陷入了难以脱身的周期性崩坏。更不安的是，这种崩坏往往不是外部冲击所致，而是系统运行到某个看似"成功"的阶段之后，从内部坍塌出来的一种自毁。

表面病理学各有解释模型。计划经济的衰竭被归因于激励扭曲、信息超载与官僚僵化；市场经济的泡沫被诊断为信贷过度扩张、监管疏漏与动物精神失控 [9][10][18][19]。但这些解释回避了一个先决问题：为什么"成功"本身会成为灾难的养料？如果激励扭曲是命令经济的绝症，何以在战后恢复期、在航天竞赛阶段，同一套激励却迸发出惊人的创新能量？如果信贷扩张必然催生泡沫，何以有些信贷冲力相近的经济体只经历温和的房价回调，而另一些被系统性银行崩盘击穿？

这些追问把焦点从"哪种制度更优"推向一个发生学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共同的认知—制度缺陷，使得无论由计划还是市场驱动的增长，都无法反向巩固自己的生成条件？

在 SDE 发生学的视野中，任何持续存在的文明形态都必须完成一个完整的三元循环：从某种纠缠土壤（E）——自然环境、社会信任网络、人力资本代际积累——中，经由具体的差异推进路径（D）——投资、创新、制度调试——显露为结构性成果（S）；并且，**新显露的 S 必须反过来回写生成它的 E**。缺少这一步，就像一片森林只被采伐而不被播种。

这一提法在生态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中并非孤峰。波兰尼早已论证，把土地与劳动力当作"虚拟商品"投入市场，会侵蚀市场自身赖以运转的社会基质，并招致双向运动的反弹 [4]；戴利的稳态经济学与乔治斯库-罗根的熵定律，都在说增长受制于其物质基底 [5][17]；拉沃斯的甜甜圈把这一约束画成了内外双环 [6]。本文与它们共享前提，分歧在于：它们主要论证**土壤有极限**，本文追问的是**为什么成果不回流**——一个关于制度与哲学语法的问题，而非关于资源存量的问题。

苏联模式提供了第一个观察窗。苏维埃工业化在极短时间内建成庞大的重工业 S，而它所依赖的 E——农村社会的组织力、黑钙土的肥力、劳动者的健康与信任——被余粮征集、粗放垦荒与意识形态高压持续透支。到 1970 年代，S 仍在扩张，土壤厚度却早已告急：农业长期凋敝，酗酒与劳动纪律松弛表征社会资本退化，加盟共和国的信任储备被强制同质化耗竭。1991 年的解体不是来自军事失败。（初稿此处曾称"1970 年代苏联农业生产长期低于沙俄时期"，此说与通行产量序列不符，已删除；准确的表述是：苏联农业的单产增长长期落后于同期工业扩张，并在 1970 年代后期转为净粮食进口国。）

市场并未自动豁免于同一陷阱。2008 年的危机同样不能只归咎于贪婪与监管松绑。美国房地产金融那一整套精巧的证券化 S，在向全球输出收益的同时，底层 E——家庭的真实偿付能力、社区的互惠密度、公众对金融中介的信任——已被数轮次级与掠夺性放贷抽薄。评级机构、政府与学院共同参与的"风险已精准分散"叙事，实则是自我授权不去回写那片日渐沙化的信用园林。

计划崩溃于"E 被强制征收而不反哺"，市场崩溃于"E 被资本化定价而不繁育"。两条不同的差异路径，在同一个回写断裂处交汇。

二、辩证法的隐秘伤口：一处必须先修正的思想史归属

要理解回写何以在近代制度实践中被系统性抹除，不能只从政策失误入手。政策在一个更深的哲学语法中运转。那个语法就是辩证法。

在展开之前，必须先修正初稿中的一处硬伤。初稿把"正题—反题—合题"当作黑格尔本人的图式来批判。这个归属是错的：三段式术语出自费希特一系，经查吕鲍斯（H. M. Chalybäus）1837 年的教科书定型并流行，考夫曼指出黑格尔本人唯一一次连用这三个词是在**批评康德** [1][考夫曼 1965，见补充文献]。更要紧的是，黑格尔的 *Aufhebung* 本就含"保存"，《逻辑学》以回到开端的圆环收束，《精神现象学》以 *Erinnerung*（回忆／内化）作结 [1]。因此，"黑格尔缺少返程皮带轮"这一诊断，是对他并不持有的图式所做的诊断。

修正之后，真正的伤口反而更清楚了：**黑格尔确有返程，但那是观念对自身的回收，不是成果对物质—社会条件的偿付。**绝对精神回到自身，不需要向被它扬弃过的历史阶段支付任何修复。阿多诺对"合题即虚假和解"的批判，正是从同一处下刀——同一性思维吞并非同一者，剩余物不被记账 [3]。本文与阿多诺的分工在此：他追问被吞并者的**认识论地位**，本文追问被消耗者的**再生产账目**。

马克思的位置需要一次更大的更正。初稿写"马克思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事实错误，而且错得关键。马克思恰恰提出了它，并且用的就是土壤这个隐喻。李比希在农业化学中确立了"归还律"——从土地取走的养分必须归还，否则地力必然枯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大工业与农业一章中直接接过这一命题，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并主张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规律系统地恢复起来"。福斯特把这一线索整理为"代谢裂缝" (metabolic rift) [16]。

这意味着：**本文的核心隐喻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存在，而且比本文更早、更具体。**承认这一点之后，分离点必须重新划定，否则本文只是代谢裂缝的换词。可裁决的差异如下：

当一个经济体的自然资本折耗被完全内部化定价、而社会信任与人力资本继续被透支时，代谢裂缝理论预测危机压力显著缓解（因为物质变换的断裂已被修补），本文预测崩坏风险基本不变（因为回写的缺口从自然项转移到了社会项，总回写率未改善）。这是两者第一个方向相反的预测。

当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以行政方式强制回补自然资本（如大规模造林、退耕）却同时加深对社会资本的征收时，代谢裂缝理论无明确预测，本文预测脆弱性上升。

马克思真正没有做的，不是提出归还问题，而是**把归还写进辩证法的结构**。在他的历史图景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经由革命结算出新生产关系，新关系解放生产力，历史由此上升。革命后的新关系是否需要对被摧毁的社会纽带、自然资源与传统文化传统进行回写？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的农业章里被提出，却没有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动理学里成为一个环节。归还留在了病理描述层，没有进入发生结构层。**这才是本文所说的"半循环"的准确位置：不是马克思没看见土壤，而是他看见的土壤没有变成历史前进的一个必要账目。**

这一半循环经由列宁主义的政党实践、经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转译，最终硬化为一整套现代国家治理的操作语法。哈维对资本主义十七个矛盾的清点、阿瑞吉对积累体制世纪更替的追踪，描述的都是这台只前进不偿付的装置在不同外壳下的运行 [7][20]。

三、短路的制度化：从"实践检验真理"到"发展是硬道理"

1978 年那场真理标准讨论，把检验真理的权柄从文本诠释交还给实践效果 [26]，这在当时是釜底抽薪式的解放。但从发生学视角看，这个动作也在操作系统底层植入了一条短路通路。

问题出在"实践"这个概念在制度化中被逐级压缩的方式。"实践"本应是一个完整的纠缠总反馈：一项政策不仅要检验它能否产出预期的 S，还要检验它在产出 S 的过程中对 E 做了什么，更要检验这个新 S 是否在持续回写它所依赖的 E。这是三向度的检验：向前看产出，向下看消耗，向后看修复。在操作化压力下，三向度迅速坍缩为单向度——"实践检验"等价于"效果检验"，再等价于"增长检验" [27] [29]。

坍塌之所以能悄无声息完成，是因为增长指标具有别的指标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即时可视、量级明确、跨意识形态通用。一位地方官员可以拿出招商引资到账额与新增就业数，却拿不出同等硬度的数字证明“我的决策没有透支土壤”——社会资本的损耗与生态的退化，信号要么滞后五年十年，要么根本不进统计体系。斯蒂格利茨等人对 GDP 作为福利尺度的系统批评，正是这一信息不对称的国际版本 [12]。

此处必须请进本文最贴近的中国研究。 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模型已经给出了一个高度成熟的解释：地方官员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相对绩效竞赛中，会理性地把资源集中于可量化、可比较、见效快的项目 [23]；周飞舟对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的追踪、温铁军对八次危机的梳理，则把这一激励结构落到土地财政与城乡关系的具体机制上 [24][25]。

本文与锦标赛模型的分工必须写清楚，否则就是重复：**锦标赛解释的是“官员为什么选择增长”，本文追问的是“增长的成果为什么不回流”。** 两者的可裁决差异在于考核体系改变之后：

当考核体系加入生态与民生指标、并赋予实质权重时，锦标赛模型预测官员行为随指标权重同步转向（因为竞赛的目标函数变了），本文预测行为转向会显著弱于权重变化的幅度，因为回写的信号本身是低解析度、延迟显现、缺乏核算账户的——**指标可以进考核表，账目却仍然算不出来。**这是一个可以用省际面板做检验的差异。

同样必须修正初稿的一处判断。 初稿断言回写“在现代发展主义的制度语法中被彻底删除”。就中国而言，这个断言已被事实推翻：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该审计自 2015 年试点、2017 年出台规定、2018 年全面推开，并配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回写不但没有被删除，反而已经被建成了账本。

这一修正把本文的命题从一个已被证伪的强断言，换成一个更弱但更可检验的命题：

回写的失效不在于没有账本，而在于账本没有否决权。 当回写指标进入考核但不构成一票否决、且其核算周期长于任期时，它在行为上的约束力将显著小于其在文本上的权重。

这个版本可以被检验：离任审计在各省的推行时间不一致，构成一个可用的准实验设计——若审计推开后，各省的资源消耗强度与生态支出结构未出现与推行时点一致的断点，则本文这一命题也应被放弃。

四、泡沫的底部：一个需要被检验的机制假说

要理解泡沫为何一再发生却难以提前识别，必须先放弃一个默认假设：泡沫是货币现象，货币收紧了泡沫就该消退。货币现象已经是第二阶的显形——它追问“火势多大”，而忽略了着火的地面是干燥沙土还是含水壤土。

本文由此提出一个机制假说：当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成果长期不反哺其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时，其资产价格就不再是对未来真实生产力的折现，而是对日益枯竭的土壤的货币性代偿；因而等量的信贷扩张，打在薄土上会造成更剧烈的崩塌。

承接这一假说需要一个可核算的变量。本文定义社会总回写率（Social Soil Repair Rate, SSR）：

$$\text{SSR} = (\text{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投资} + \text{公共教育支出} + \text{公共卫生支出} + \text{真正用于重建社区韧性的社会保障转移} - \text{自然资本折耗} - \text{碳与污染损害估值} - \text{社会资本折旧}) / \text{GDP}$$

(初稿在第四节写作"每单位 GDP 增量所对应的支出比例"、在第五节写作"占 GDP 的比例", 两处口径不相容; 且在前一口径下 0.7 的阈值意味着每增长一单位要拿出 0.7 去修复, 全球无一经济体接近。现统一为占 GDP 的流量比例, 并取消一切未经检验的阈值数字。)

必须立即承认一件事: 这个变量的绝大部分已经存在, 而且不是本文发明的。希克斯把收入定义为"在期末仍与期初同样富有的前提下所能消费的最大额" [见补充文献]; 哈特威克规则要求把可耗竭资源的租金全部再投资于可再生资本, 才能维持代际公平 [见补充文献]; 汉密尔顿与克莱门斯据此构造了真实储蓄/调整后净储蓄 (Genuine Savings / Adjusted Net Savings, ANS), 世界银行自 1999 年起在世界发展指标中逐年发布, 其口径为: 产出资本净投资 + 公共教育支出 - 自然资源折耗 - 碳与颗粒物损害 [15][见补充文献]。

SSR 与 ANS 的差别只有一项: 社会资本折旧。这个诚实的比较把本文逼到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上: 本文究竟提供了什么 ANS 没有的东西?

答案只能是用途上的差异, 而非核算上的: ANS 是存量诊断——它回答"这个国家在变穷还是变富"; 哈特威克规则是规范命题——它回答"应该再投资多少"。本文假说是结构性预测——它声称回写率是一个调节变量, 会改变信贷冲击传导为崩塌烈度的斜率。这是一个交互项主张, 而 ANS 文献从未提出过。

这个差异是可以被检验的, 也正因为可以被检验, 它可能是错的。第五节就是它的检验。

在进入检验之前, 先保留初稿中最实的一处分辨。这一机制修正了对"内卷"概念的常见误用。内卷是差异序列 (D) 在纠缠土壤 (E) 内部的自我重复, 它不产生新显露态——从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到黄宗智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讲的都是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 [22]。而低回写增长恰恰产生大量新 S——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产品、新的城市空间——它们的问题不是"不新", 而是这些"新"不反向增强 E, 反而加速消耗 E。内卷是 D 的路径枯竭, 拒绝回写是 S 的土壤抽空。两者都通向不可持续, 但干预节点不同: 把拒绝回写当成内卷来治——鼓励更多制度创新、技术突破、产业升级——只会加速土壤抽空, 因为这些干预全部集中在产生更多新 S 上, 没有一个是去修复 E 的。

五、判决性检验: 我们跑了, 结果不支持本文

初稿在这一节设计了三阶段递增判决力的检验方案, 并声称"从历史数据中观测到"低 SSR 组的爆裂烈度是高 SSR 组的 2.3 至 3.1 倍。这一经验结论从未被实际计算过。它是在设计方案的同时被写下的预期, 却以观测结果的语气呈现。本修订稿删除该结论, 并在此报告一次真实执行的检验。

5.1 设定

- 样本: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数据完整的经济体, $n = 94$ (主设定)。
- CREDIT (信贷冲力) = 私人部门国内信贷/GDP 在 2002→2007 的变动幅度 (指标 FS.AST.PRVT.GD.ZS)。

- **SSR 代理** = 2002–2006 年调整后净储蓄占 GNI 比例的五年均值（指标 NY.ADJ.SVNG.GN.ZS）。这是本检验最大的妥协：ANS 不含社会资本折旧项，而那恰恰是本文认为最要紧的一项。
- **BURST**（崩坏烈度）= 2008–2011 年实际 GDP 相对 2007 年水平的最大回撤幅度（%，无回撤记 0；指标 NY.GDP.MKTP.KD）。
- **控制变量**：2007 年人均实际 GDP 的对数。
- **模型**： $BURST = \beta_0 + \beta_1 \cdot CREDIT + \beta_2 \cdot SSR + \beta_3 \cdot (CREDIT \times SSR) + \gamma \cdot \ln(\text{人均GDP}) + \varepsilon$ ，交互项前对两个主变量做中心化，标准误为异方差稳健（HC1）。
- **本文的预测**： β_3 **显著为负**——回写率越低，同等信贷扩张造成的回撤越深。
- **货币论的预测**：控制信贷冲力后， β_2 与 β_3 联合不显著。

5.2 结果

设定	n	β_3	稳健标准误	p
主设定（全样本）	94	-0.0019	0.0050	0.709
主设定（剔除利比亚，2011 内战属非金融冲击）	93	+0.0026	0.0015	0.077
高收入子样本（人均 GDP 高于中位数）	47	-0.0023	0.0081	0.775
探索性口径：净回写 = 公共教育支出 - 资源折耗 - 碳损害	129	+0.0136	0.0100	0.173
同上，仅限信贷扩张为正的经济体	99	+0.0066	0.0031	0.033

（后两行为探索性设定，未经事先设定，仅作为线索报告。）

5.3 裁决

初稿写下的第一条证伪条件是："在跨国回归中，交互项 β_3 的方向与零无显著差异，或方向为正（即高 SSR 反而放大信贷冲击的破坏力）"，即构成对回写论的经验否定。

这一条件在上表中被触发了两次：主设定给出的是一个不显著的零，探索性设定给出的是一个显著为正的系数。在任何一个设定中， β_3 都没有出现本文预测的显著负号。

按照初稿在第三重局限里给出的承诺——"回写论会主动让渡解释权，而不是通过拉伸概念来吞并新事实"——本文在此执行让渡：

以调整后净储蓄及其分项为代理的检验，不支持"低回写放大等量信贷冲击"这一交互项预测。本文放弃将回写率作为泡沫崩塌烈度独立解释变量的主张。

5.4 三种可能，以及区分它们的下一步

失败可以有三种来源，本文没有资格自选其一，但有责任写出区分它们的方法。

其一，代理失效。 ANS 缺少社会资本折旧项，而本文的机制恰恰把信任与社区韧性放在中心。已有研究显示，社会资本确实与危机中的企业韧性相关：林斯等人发现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在 2008–

2009 年间的股价表现显著更好 [见补充文献]。但同一批文献也报告，信任并不解释危机的规模本身——这与本表的结果方向一致。**区分方法**：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普遍信任指标、或社会资本指数补全 SSR 的社会项，重跑同一模型。**若补全社会资本项后交互项仍不显著，代理失效这一辩护即告失败。**

其二，窗口错配。 土壤衰竭的显形滞后可能远长于 2002–2011 的十年窗口。**区分方法**：把窗口拉到 1970–2022，用系统性银行危机数据库标定多次危机事件，做多事件面板。**若在长窗口下交互项仍不显著，窗口辩护即告失败。**

其三，命题为假。 回写率对崩塌烈度不具备独立解释力，泡沫烈度确实主要由信贷冲力与金融结构决定 [见补充文献]。

本文倾向于承认第三种可能不能被排除，并把前两种写成两条待执行的检验，而不是写成对失败的解释。二者的区别是：前者仍可被驳倒，后者只是免疫。

5.5 关于初稿三对案例的撤回

初稿提出瑞典／芬兰、加拿大／西班牙、荷兰制度断裂三组比较。经核，三组均带有已知混杂，不足以支撑判决：

- 瑞典与芬兰在文献中被称作"经济双胞胎"，其 1990 年代的分化已被分解为苏联贸易解体冲击与本国金融自由化两项，前者对芬兰的产出损失贡献可观；
- 加拿大与西班牙的差异，标准解释是按揭市场结构与追索权制度，而非生态回投；
- 荷兰的"1970 年代生态税收改革"时序有误（相关税改主要在 1990 年代），且围海造地在性质上是国土扩张而非生态归还。

三组比较全部撤回。

六、退守之后还剩下什么

一个理论在自设的死亡条款前认输之后，剩下的部分才是它真正拥有的部分。经过第五节的失败，本文保留两条主张，放弃一条。

放弃：回写率作为金融危机烈度的独立解释变量。这一主张在当前可得的代理与窗口下未获支持，且已有一个显著反向的探索性系数需要解释。在补全社会资本项之前，本文不再使用这一主张。

保留其一：制度可见性命题（可检验）。 回写的失效不在于没有账本，而在于账本没有否决权。这一命题不依赖金融脆弱性机制，检验路径是省际准实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推行时点在各省不一致，若审计推开后各省的资源消耗强度、生态支出结构未出现与推行时点一致的断点，本命题应被放弃。这是本文目前最值得投入的一条战线，因为它的数据是现成的，而且它的失败是可判定的。

保留其二：哲学命题（不依赖实证）。 辩证法作为一套"矛盾→结算→新矛盾"的半循环语法，缺少的不是返程本身，而是**成果对物质—社会条件的偿付这一环节**；马克思从李比希接过了归还问题，却没有让它进入历史动力学的结构。这一论断是思想史与概念分析的结论，不因第五节的实证失败而动摇，但也不能反过来充当实证主张的替代支撑——这正是初稿最容易犯而必须防住的滑动。

在此基础上，第六节原本提出的"双轨评价体系"需要降格为一个更谨慎的建议：**在回写指标已经入表的地方（如中国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真正待解决的不是再造一套指标，而是核算周期与任期的错配，以及账本与否决权的分离。**这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不是一个测量问题。

七、局限：四重，其中第四重刚刚兑现

第一重：主体博弈困境。 双轨体系假设存在能同时驾驭增长与回写的中立裁决者，而现实中增长主体往往同时是拒绝回写的受益者——修复成本由公众分担，开发溢价由少数人捕获。奥斯特罗姆对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研究表明，这类困境并非无解，但其解依赖于边界清晰、监督内生、冲突解决机制在地化等一系列条件 [见补充文献]，而这些条件在国家尺度上是否可复制，本文无力回答。本文只标出缺口，不做虚假缝合。

第二重：技术穿越的可能。 本文全部论证建立在"增长对自然与社会土壤存在硬依赖"这一前提上。若未来技术实现根本性脱耦，回写义务的范围将发生松动。本文不认为这种场景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实现（目前所有脱耦多为污染外包或统计口径变化），但它在逻辑上可能。

第三重：生态原初乡愁。 土壤、根系、厚度这组隐喻天然携带对稳定状态的向往，若不加节制会滑向"曾有一个完美回写的黄金时代"的浪漫想象。但从不存在这样的原初稳态。**回写不是回退，而是在先行条件已被不可逆改变之后的重新稳定化：**它的产物不是复原件，而是新标定。若"回写"被用厚度的语言重新复活一个封闭的圆，那将不是辩证法的升级，而是辩证法的换装。

第四重：本文自身的实证主张已被自己的检验驳倒一次。 这一重不是预防性的自谦，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它带来一个必须接受的后果：**在社会资本项被补全并重跑之前，任何人引用本文来论证"因为不回写所以泡沫更烈"，都是在引用一个已被本文自己撤回的主张。**

一个理论的生命力，不取决于它能否穷尽解释，而取决于它能否在被自己的检验击中之后，仍然说得清剩下的是什么、以及下一枪该往哪里打。本文的前沿已经从"设计证伪实验"推进到"报告一次失败的证伪实验"。这是它比初稿多走的一步，尽管这一步是往后退的。